

2014年1月9日下午4点，斜阳洒在团坝山麓田野，我就在此刻与D先生一起登大门墩。大门墩是团坝村后的一座矮丘。从这里往西看去，是西店境内有名的桶盘山。桶盘山支撑了这一区域的阳光，因为它离太阳最近。传说那里有一个山洞，发生过一个叫金莲的民女斩杀独角龙为民除害的故事，那铮铮的剑声，仿佛还在耳边回响。这个故事和抗战期间船民赤手空拳擒杀日本兵的真实故事，给这一带耿直强悍的民风做了最好的注脚。1993年版的《宁海县志》有这样的记载：民国34年（1945年），4月，西店冯行本、高永义等9人的运输船在上海被日军强迫载运汽油去福州，至狮子口，冯等奋起反抗，杀死日军3人，打落海1人，活捉1人。此事后来被我写入长篇小说《独山》，成为本书的一个亮丽情节。

目光投向东方，尽头是碧蓝的港湾，一座电厂的大烟囱竖在海边的山上。近处，是团坝村，枕山面海的村庄，一个在风水学上称为宝地的所在。据2002年重修的《戴氏宗谱》记载，团坝村的主姓戴氏，源于公元前779年，周宣王封宋国君，因为“万民拥

年后，汪逸芳突然来电话，说要给我寄一本画册，是她这几年成绩的汇集。我当时觉得有点好玩。不少朋友退下来后都学了一把书法画画，还有不少人将画做成了年历什么的，难道汪逸芳也赶此时髦？

我大概是这个世上最没有画画细胞的人。记得美术课是我小时候最头疼的课，因为我似乎永远也无法避免将一个太阳画成鸡蛋的悲剧。不过，如果不叫我画而是叫我看画，倒又是我的一大爱好了。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对画的品赏也越来越着迷。看好的画就像听好的音乐一样，能让你乐在其中流连忘返，若能看出其中深藏的意义更是一大乐趣。记得有一年一位名作家到宁波办画展，邀请我去看。结果，让我看出其中一幅画中他深藏着爱情故事来，一语道破，让这位朋友当场惊倒。

一天后，快件收到。拆开把玩，开始也就觉得是初学画者的花花草草小桥流水罢了，然而越看越发现其中很有名堂，看到最后，不由得肃然起敬了。

虽然她刚刚起步，许多画作还带着稚嫩的痕迹，但可以看出，她的画与她的散文一样，有着小清新的韵味，无论是荷塘里饱满的独立的荷，还是花瓶里插着的几枝梅花，还是风中飞扬着的潇潇竹叶，都活脱脱是脱俗而超然的精灵。

她的画又像她这个人一样，安静中带着几分顽皮，她的构思总是有着掩不住的童趣：拖着线团玩的猫咪，歪着小脑袋好奇地看着虫子的小鸡，异想天开跳跃着抓蝴蝶的青蛙，甩手脚到外婆家吃果果的小孩，无不一派天真可爱的模样。

但更吸引我的还是画中她随笔写下的文字。在画册的每一部分开端处，几乎都有着随性而发的一段小文字，这些文字不长却极有味儿，带着思想的烙印。它提醒我，在我手里的，已不光是画册也不是纯粹的画，而是一个人的开启。

先讲她自己为什么画画？坐下了，当宅女了，如何打发剩下的时光呢？看书是消遣，看电视是消遣，吃零食也是消遣。可是总不能一天到晚地看书看电视啊，更不能一天到晚胡吃海喝。于是，她想起从小喜欢的美术来了，她提起笔来了，提笔之际，她很快悟到，画画是件与写作同样有意义的事，都是讲究“意”讲究思想，讲究构思。

逸芳学画（生活杂记）

“望春桥上望春波，草绿苹香鸟鸭多。最是城西好风景，夕阳处处起田歌”，清初史学家万斯同的这首《鄞西竹枝词》，生动地描绘了望春桥曾经美丽的水乡田园风光。春天在望，万物复苏，能不让人想起这座以春天命名的古桥吗？

望春桥位于海曙区望春桥村桥弄自然村，呈南北向横跨西塘河上。南宋宝庆《四明志》载：“望春桥，县西十里，元符元年（1098年）建，绍兴中重建。”南宋建炎三年（1129年），因高桥之祸败及望春桥，所以有了绍兴初年（1131）的重建。以后屡经修缮，有稽可查的便有清乾隆庚辰年（1760年）和光绪丁酉年（1897年），最近的一次在2005年，由港胞钟宝昌父子捐资修建。

沿中山西路，出宁波城西，望春桥是如今能见到的第一座单孔高拱石桥。在河网交错的古代宁波，各类石桥随处可见，西塘河是贯通宁波城区和鄞西的主要水系，而望春桥更是古时官船赴省

戴”而以“戴”为姓，居河南商丘。团坝村的戴氏是第91代能公为避元兵之乱，于元至正三年（1343年）从温岭海滨南塘迁到象山港港尾的海滨高地。因为此地原称“坝里”，戴氏择此“枕山面海，其地团聚”，故名团坝。戴氏祖先到此后，“半渔兼农桑”。原来这里的海潮海水适宜牡蛎生长，比温岭石塘的更佳，于是，他们往海滩里投蛎石养殖牡蛎，产量比石塘的高，肉质比石塘的更鲜美。团坝蛎蛸，成为当地著名特产，据说被官廷誉为“天下第一鲜”。养蛎之余，他们在村后的小丘上栽种桑树，在山与海之间的田野上种植水稻。

戴氏太公的墓地，就选择在矮丘。走近墓地，墓面是新修的，据说有600多年历史。它与村庄的走势一样，枕山面海，这是他在守望子孙万代修养生息，年年岁岁绵延不断。

墓地旁有一口古井泱着一井的水，井边还有一只风化的石槽，一段竖在地角的方石柱，两只卧在地上的雕花石柱头，据说都有上千年的时光。说明在戴氏祖先来到这里时，早就已经有人在这里居住。据说逝去的是陆氏族人，如何

若是仅仅点到这里为止，其实还没有跳出别人的窠臼，我们一定都知道许多人画画是为了打发时间为了磨炼心性，也一定发现了艺术都是相通的，但是，她却兴奋起来并往下延伸：

“也许人就是这样，当发现一件事有意义时，并不觉得真有意思，但倘若无意中发现两件三件都存在着同样的道理时，就会兴奋、激动，而后孜孜不倦地求索下去。”

这段话就是一个散文家的独特发现了。轻轻一转笔就将她与一般的玩家划开界线啦！它其实说出了一个真理：世上万物都是相通的，只要你去探求你就会发现。因此世界上的任何事你都可以

做得津津有味，只要你去体会你去坚持。

她的这个说法让我想起黄永玉这个好玩的老头儿，黄老是从画画转到了写作，汪逸芳是从写作转到了画画，两位相同的是都觉得两者很好玩，也都悟到其中存在着同样的道理。其结果当然也是异曲同工：都玩得轻松自如津津有味有所斩获。

开始像模像样学画画了。

先是煞有介事买了一百张的生宣，这拉开的阵势让人心生羡慕不？但，很快，她发现这贵重的纸却并不趁手。要么洒，要么不上色。那么，什么样的纸才趁手呢？一天去一位老先生家作客，对方却喜孜孜拿出一大叠特挂信件的信封。人家告诉她：将这种信封反过来，在背面画画，因为“毛”，会觉得特别舒服。她傻了：世间万物，就是这么富有戏剧性，有时，看似没用的，却比有用的还有用呢！

再说笔。画画总得有支好笔吧？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嘛。什么样的笔是好笔呢？

欲望总是让人趋好。这“好”又往往是物质的，外在的。我们买件衣服，首先会问：多少钱？虽然许多衣服线上线下货色一致，但我们心理上总会认定线下的更为名贵，穿在身上的感觉也一定更好。

书法家蒋金岳到她家做客，随便抓起一支笔随便抓过一张纸就写。人家不嫌纸差，不求笔好，但写出的字却似龙飞凤舞。

“故而大凡做不好的事，不是外在条件不好，是自身才力不足。”看！明明是学画，却不经意间，将她学成了个哲学家了。

其实，哲学的道理就像是小精灵似的，总是在我们的身边潜伏着，就看你有缘无缘啦！

赴京或回乡省亲的必经之地，因此桥洞修得跨高圆形，使往来官船不落帆也足以驶过。在西塘河上，望春桥也是历史最悠久的一座古桥了。向西，依次便是新桥、上升永济桥和高桥了，分别建于明洪武年间、清乾隆年间和北宋徽宗重和初年（1118年），虽然年代不一，但形制与望春桥相仿。加上昔日望春桥以东尚有西成桥、大脚桥、望京桥等古桥，曾几何时，这些古桥构成了西塘河上一道亮丽的风景。可惜的是，望京桥、西成桥和大脚桥先后被拆除，改建为水泥平桥，望春桥因而更显珍贵。

前两年，因为轨道交通建设，望春桥附近一带的房子纷纷拆迁，如今桥的北端沿河临街的房子早已夷为平地，通往桥的北端沿线也被拉上了铁丝网隔离路障，好在边上有一缺口，刚容一人勉强钻入。抬头，但见西边栏杆两棵老树枝杈纵横随风摇曳，分外醒目，似横空出世，和半圆形的石拱倒映在水中，妙不可言。事实上，望春桥的奇特之处在于桥上长树，俨然成为一种标志。至

消失的？去了哪里？都是一个迷。

团坝村民不一般，“历代虽无显爵，而礼乐传家”。礼乐就是文化。二千八百多年来，戴氏的文化就代代相传，每年正月过年请神祭祖，正月初八娱乐上灯，至十五做“灯头戏”，三月

【乡土情怀】

夕照下的团坝

浦子
清明扫墓，六月下旬下洋捕鱼祭神，七月半放焰口做道场悼念亡灵，十月十三至十四境主生辰谢神，在祠堂内都举行聚会活动。戴氏祠堂“敦本堂”，意谓于君父必敦忠孝之本，于师长必敦敬顺之本，于兄弟必敦友爱之本，于朋友必

筑成的。
把目光从远处收回来，直到脚下。

脚下是黄土，黄土下不知掩藏了多少故事？此刻，我听到了钟声，循着钟声，我看到了就在矮丘边上的一片黄色。

那是一座寺庙。大宁寺，据说是千



【甬上画坛】

戴表元是宋元之际宁波的文章大家，他生于宋理宗淳佑四年（1244年），祖籍在奉化城内宝化山之阴的小方门。
表元17岁前在家乡度过。据《剡源先生自序》，他五岁知读书，六岁知为诗，七岁知习古文，十五岁始学赋，十七岁试群校，连优补修六经谕。18岁到杭州，在杭约10年之久，其间适逢外族入侵，江山易主。他26岁以类甲入太学，28岁试南省，中第10名，同年中乙科赐进士及第，后授迪功郎，结识了方逢辰、刘辰翁、赵孟頫、鲜于枢、袁桷等文化名家。他曾与黄潜、赵孟頫三人在奉化鹿顶山上法华寺的朝辉轩讲学唱和，戴、黄作诗文，赵书之，时称“三绝”。

宋瑞宗景炎元年（1276年），元军攻占临安，宋室投降。时年33岁的戴表元与王子兼、舒岳祥、刘庄生等一批文化人避乱鄞县、台州等地。

戴表元多年在外过着飘泊不定的生活，早就想在故乡寻找一处隐蔽安静的地方，住下来过安定的生活。于是，在1277年至1278年郟宅遭火毁的情况下，他到翰林翠屏山下（也称山头坪）购地筑庐。该地背依屏山，四面峰峦起伏，清清冽冽依山而出，禾草丰茂，阡陌交错，晨昏鸡犬相

【话说宁波】

望春桥上望春波

陈武耀
惠明父子情系桑梓，于2005年捐资修复望复春桥和望春亭之举。
踱过桥南，即为桥弄，原是一条老街。眼前一片废墟，原住居民大多数离他处。老街虽不长，十几年前却甚为热闹，菜场、供销社及杂货铺在这里一字摆开，旧时还有“米市”。据老人们回忆，每当“米市”逢阴历二、五、九的集市日，附近农民推着独轮车，将大米、稻谷运到这里交易，河边则泊着米商不下几十条船，等着装粮销往城里。由此可见“米市”的兴盛。

敦信义、亲睦之本。近些年来，从这个村走出的领导干部、企业家、文化人不少。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，就是如戴氏这样无数的族群，延续着优秀的文化基因；中国的乡村社会建制，就是像团坝一样的无数村庄，如细沙垒塔一般

年古寺。我之后在《戴氏族谱》里看见这样的记载：“大宁寺，原名新宁院，后晋天福中（940年）建。宋治平3年（1066年）改今额。后经兵燹。元至正间（1341至1368年）戴氏族人捐资重建。”以后，屡有毁建，损毁最严重的是1956年的“八一”台风灾害，大部分殿宇被毁，留下的金刚殿也相继拆去他用，寺院的风景树被砍伐，寺边的斑竹园也被掏尽挖光，千年古刹变成瓦砾一堆。宗教政策落实后，寺院重修，谓“大宁禅寺”。

在走下矮丘的路上，我顺路拜谒了大宁寺。寺内乱乱的建筑工地，传出钟声的是一座大殿，殿门正中赫然悬挂着赵朴初先生题写的“大雄宝殿”四字。走近殿去，只见殿内的如来等佛，没有金箔贴身，仍是木制白坯，且均有脚手架附在一边。可是，殿内佛前跪下了僧众若干，簇新袈裟披身，嘴上念念有词，钵盂争鸣，且都随着电子放大器，将这些妙音缭绕于梁，不绝于耳。

寺内有联曰：“看曼陀花色相茫严参佛性；登菩提树色相皆空明禅心”，又联曰：“情世光阴有限，从今日果能发足未迟；尘劳烦恼无边，到此间方信

那是一座寺庙。大宁寺，据说是千



闻，一派悠闲的乡村风貌，确是隐居的好地方。

1279年，戴表元38岁那年庐成，一家老小十余人移居榆林生活。不幸的是次年闹灾荒，村民纷纷上山找蕨其充饥。在《剡民飢》中，戴表元写道：“山前山后寻蕨萁，掘萁得粉不满掬，

【一种怀念】

戴表元在奉化榆林

毛宗阳
1294年，戴表元受聘任奉化养正堂师，曾与舒津、任士林合修《奉化县志》。大德五年十一月（1301年），戴表元在庐西建造宗祠，将戴氏祖九府君以下列宗迁至宗祠内。祠内原有数尊塑像，解放后被搬到榆林庙内。

在榆林居住时，戴表元也躬耕田地，做些农活以补助日常生活，往来日久，同周边地区的人都熟悉了。榆林村西有一岭曰瓦岭，有一座孤庙曰瓦岭庙，相传北宋末年闹灾荒，时有袁爻丞

皮肤皴裂十指秀。皮皴指秀不敢辞，阿翁三日不得糜。不如抛农去作挽船士，却得家人请官来。”他的《观村中祷雨三首》中有“西村送龙归，东村请龙出。西村雨绵绵，东村犹日出”之句，道出了天气干旱时农民请龙求雨的迫切心情。在《邻友疫》中他还写道：“岁恶灾妖炽，人穷性命轻。如何亦发鬼，亦及白眉生……哭昂泣无声。”记述邻家一个孩子得疫病后死亡，家人悲痛万分，以至哭昂泣无声。只有生活

在社会底层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百姓的疾苦。

戴表元家族原来就贫困，遭兵燹之灾后生活更显艰难，文化人不谙农事，要养活一家人还得靠授徒、卖文。在榆林居住期间，戴表元经常到杭州、宣州、鄞县等地交游、授徒。1292年至

1294年，戴表元受聘任奉化养正堂师，曾与舒津、任士林合修《奉化县志》。大德五年十一月（1301年），戴表元在庐西建造宗祠，将戴氏祖九府君以下列宗迁至宗祠内。祠内原有数尊塑像，解放后被搬到榆林庙内。

在榆林居住时，戴表元也躬耕田地，做些农活以补助日常生活，往来日久，同周边地区的人都熟悉了。榆林村西有一岭曰瓦岭，有一座孤庙曰瓦岭庙，相传北宋末年闹灾荒，时有袁爻丞

在这里，巧遇正携6岁孙女一起溜达的原住居民老陈。两年前老陈安置到徐家漕小区，但对自小生活在望春桥的他来说，很难割舍对望春桥的那份情，就时不时地过来看看。老陈告诉我，以前冬天晒太阳，夏天纳凉讲大道，村民们有事没事总喜欢在这桥上走走坐坐，这桥和桥上的树自然也成了“桥头老三”津津乐道的话题，不难看出在村民心目中的位置。“文革”时破“四旧”，当地人称这树为“地头树”，其实就是楠树，生命力极强。老陈说，这种树最多时大大小小有十余棵，盘根错节，以至于危及桥身，前几年修桥时砍掉了几棵，就剩下现在的两棵。他记得小时候还有一棵大的，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，人们为了裹腹争刮树皮，树因此而枯死。据说这树皮有用浆水，将树皮刮下来晒干炒熟，然后用石磨磨成粉末，食用时倒点开水搅拌一下，很快凝成糊

回头欠早。”1949年4月25日的下午，蒋介石也仰头看到了寺内的对联。那天蒋介石是从奉化溪口，来到团坝村的东边海上出走，败逃台湾。据说蒋介石来到团坝埠头时，已经是下午三点多，还不见渡海的船只，就在儿子蒋经国、侍卫长俞济时等人的陪同下来大宁寺，拜了佛，烧了香。应寺里的主持释永法的请求，蒋先生题了“佛光普照，慈航普渡”。告别时，还与主持说了一句要回来的话。那天下午4点，蒋介石从这里海滩上先坐竹排，再换小汽艇，最后登上“泰康”号兵舰离开。

以往的团坝村落，均是传统的道地四合院结构，现在，则大多是砖混结构的新房。我在团坝村走过来，走过去，就是没有看到原来村落的遗存。这样一个风水宝地，就这样让一个外来客一眼看透了么？从大宁寺出来，到新的地方去，要经过一个狭长的墙弄，西斜的阳光恰好厚厚地铺在那里，双脚一踩上去，无声无息。我们的身影长长地叠在那里。

我们转弯了。一座新房遮住了仍在山上的夕阳。这个时候，是不是思考人生和社会的最佳时刻？回头吧，说不定明天的朝阳，比晚照更为迷人呢。

那是一座寺庙。大宁寺，据说是千

闻，一派悠闲的乡村风貌，确是隐居的好地方。

1279年，戴表元38岁那年庐成，一家老小十余人移居榆林生活。不幸的是次年闹灾荒，村民纷纷上山找蕨其充饥。在《剡民飢》中，戴表元写道：“山前山后寻蕨萁，掘萁得粉不满掬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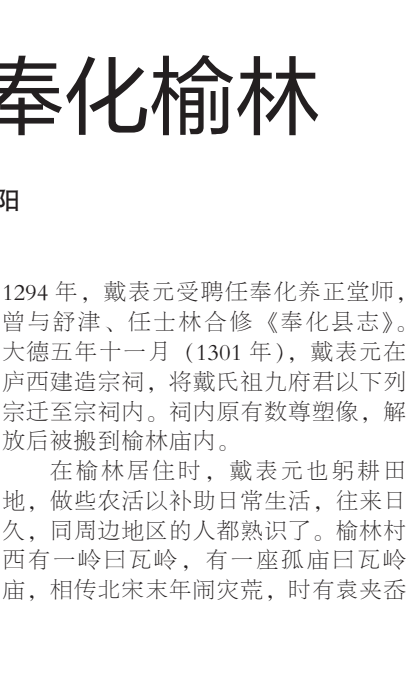
【一种怀念】



闻，一派悠闲的乡村风貌，确是隐居的好地方。

1279年，戴表元38岁那年庐成，一家老小十余人移居榆林生活。不幸的是次年闹灾荒，村民纷纷上山找蕨其充饥。在《剡民飢》中，戴表元写道：“山前山后寻蕨萁，掘萁得粉不满掬，

【一种怀念】



在这里，巧遇正携6岁孙女一起溜达的原住居民老陈。两年前老陈安置到徐家漕小区，但对自小生活在望春桥的他来说，很难割舍对望春桥的那份情，就时不时地过来看看。老陈告诉我，以前冬天晒太阳，夏天纳凉讲大道，村民们有事没事总喜欢在这桥上走走坐坐，这桥和桥上的树自然也成了“桥头老三”津津乐道的话题，不难看出在村民心目中的位置。“文革”时破“四旧”，当地人称这树为“地头树”，其实就是楠树，生命力极强。老陈说，这种树最多时大大小小有十余棵，盘根错节，以至于危及桥身，前几年修桥时砍掉了几棵，就剩下现在的两棵。他记得小时候还有一棵大的，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，人们为了裹腹争刮树皮，树因此而枯死。据说这树皮有用浆水，将树皮刮下来晒干炒熟，然后用石磨磨成粉末，食用时倒点开水搅拌一下，很快凝成糊

在这里，巧遇正携6岁孙女一起溜达的原住居民老陈。两年前老陈安置到徐家漕小区，但对自小生活在望春桥的他来说，很难割舍对望春桥的那份情，就时不时地过来看看。老陈告诉我，以前冬天晒太阳，夏天纳凉讲大道，村民们有事没事总喜欢在这桥上走走坐坐，这桥和桥上的树自然也成了“桥头老三”津津乐道的话题，不难看出在村民心目中的位置。“文革”时破“四旧”，当地人称这树为“地头树”，其实就是楠树，生命力极强。老陈说，这种树最多时大大小小有十余棵，盘根错节，以至于危及桥身，前几年修桥时砍掉了几棵，就剩下现在的两棵。他记得小时候还有一棵大的，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，人们为了裹腹争刮树皮，树因此而枯死。据说这树皮有用浆水，将树皮刮下来晒干炒熟，然后用石磨磨成粉末，食用时倒点开水搅拌一下，很快凝成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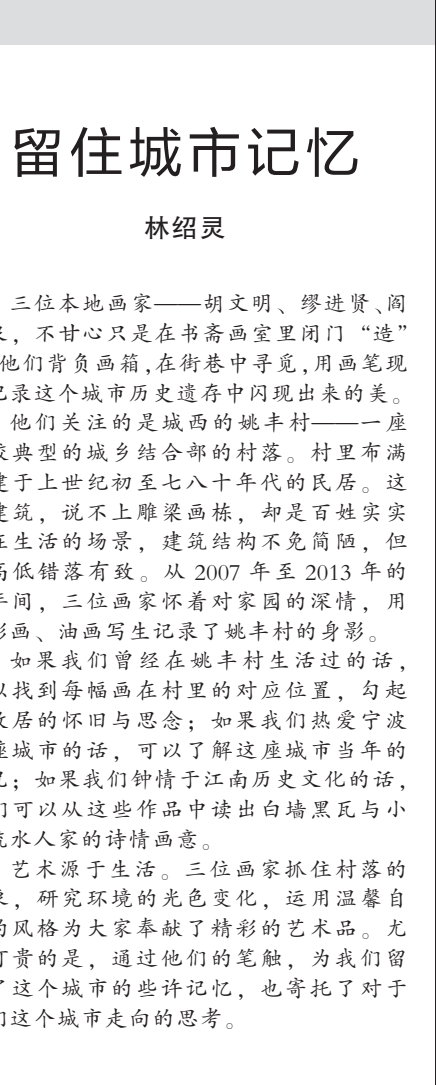
在这里，巧遇正携6岁孙女一起溜达的原住居民老陈。两年前老陈安置到徐家漕小区，但对自小生活在望春桥的他来说，很难割舍对望春桥的那份情，就时不时地过来看看。老陈告诉我，以前冬天晒太阳，夏天纳凉讲大道，村民们有事没事总喜欢在这桥上走走坐坐，这桥和桥上的树自然也成了“桥头老三”津津乐道的话题，不难看出在村民心目中的位置。“文革”时破“四旧”，当地人称这树为“地头树”，其实就是楠树，生命力极强。老陈说，这种树最多时大大小小有十余棵，盘根错节，以至于危及桥身，前几年修桥时砍掉了几棵，就剩下现在的两棵。他记得小时候还有一棵大的，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，人们为了裹腹争刮树皮，树因此而枯死。据说这树皮有用浆水，将树皮刮下来晒干炒熟，然后用石磨磨成粉末，食用时倒点开水搅拌一下，很快凝成糊

回头欠早。”1949年4月25日的下午，蒋介石也仰头看到了寺内的对联。那天蒋介石是从奉化溪口，来到团坝村的东边海上出走，败逃台湾。据说蒋介石来到团坝埠头时，已经是下午三点多，还不见渡海的船只，就在儿子蒋经国、侍卫长俞济时等人的陪同下来大宁寺，拜了佛，烧了香。应寺里的主持释永法的请求，蒋先生题了“佛光普照，慈航普渡”。告别时，还与主持说了一句要回来的话。那天下午4点，蒋介石从这里海滩上先坐竹排，再换小汽艇，最后登上“泰康”号兵舰离开。

以往的团坝村落，均是传统的道地四合院结构，现在，则大多是砖混结构的新房。我在团坝村走过来，走过去，就是没有看到原来村落的遗存。这样一个风水宝地，就这样让一个外来客一眼看透了么？从大宁寺出来，到新的地方去，要经过一个狭长的墙弄，西斜的阳光恰好厚厚地铺在那里，双脚一踩上去，无声无息。我们的身影长长地叠在那里。

我们转弯了。一座新房遮住了仍在山上的夕阳。这个时候，是不是思考人生和社会的最佳时刻？回头吧，说不定明天的朝阳，比晚照更为迷人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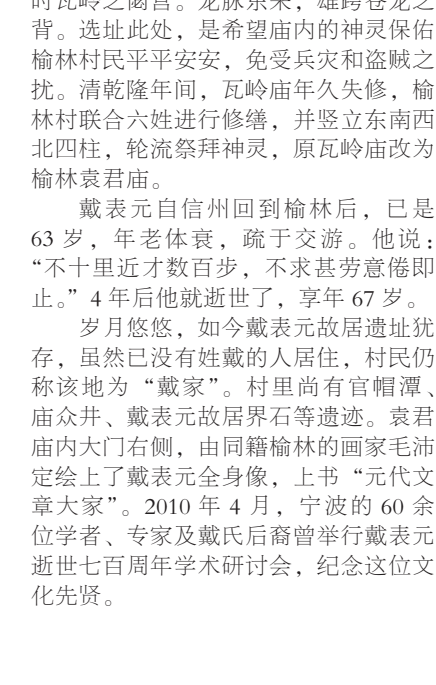
那是一座寺庙。大宁寺，据说是千



闻，一派悠闲的乡村风貌，确是隐居的好地方。

1279年，戴表元38岁那年庐成，一家老小十余人移居榆林生活。不幸的是次年闹灾荒，村民纷纷上山找蕨其充饥。在《剡民飢》中，戴表元写道：“山前山后寻蕨萁，掘萁得粉不满掬，

【一种怀念】



在这里，巧遇正携6岁孙女一起溜达的原住居民老陈。两年前老陈安置到徐家漕小区，但对自小生活在望春桥的他来说，很难割舍对望春桥的那份情，就时不时地过来看看。老陈告诉我，以前冬天晒太阳，夏天纳凉讲大道，村民们有事没事总喜欢在这桥上走走坐坐，这桥和桥上的树自然也成了“桥头老三”津津乐道的话题，不难看出在村民心目中的位置。“文革”时破“四旧”，当地人称这树为“地头树”，其实就是楠树，生命力极强。老陈说，这种树最多时大大小小有十余棵，盘根错节，以至于危及桥身，前几年修桥时砍掉了几棵，就剩下现在的两棵。他记得小时候还有一棵大的，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，人们为了裹腹争刮树皮，树因此而枯死。据说这树皮有用浆水，将树皮刮下来晒干炒熟，然后用石磨磨成粉末，食用时倒点开水搅拌一下，很快凝成糊

在这里，巧遇正携6岁孙女一起溜达的原住居民老陈。两年前老陈安置到徐家漕小区，但对自小生活在望春桥的他来说，很难割舍对望春桥的那份情，就时不时地过来看看。老陈告诉我，以前冬天晒太阳，夏天纳凉讲大道，村民们有事没事总喜欢在这桥上走走坐坐，这桥和桥上的树自然也成了“桥头老三”津津乐道的话题，不难看出在村民心目中的位置。“文革”时破“四旧”，当地人称这树为“地头树”，其实就是楠树，生命力极强。老陈说，这种树最多时大大小小有十余棵，盘根错节，以至于危及桥身，前几年修桥时砍掉了几棵，就剩下现在的两棵。他记得小时候还有一棵大的，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，人们为了裹腹争刮树皮，树因此而枯死。据说这树皮有用浆水，将树皮刮下来晒干炒熟，然后用石磨磨成粉末，食用时倒点开水搅拌一下，很快凝成糊

在这里，巧遇正携6岁孙女一起溜达的原住居民老陈。两年前老陈安置到徐家漕小区，但对自小生活在望春桥的他来说，很难割舍对望春桥的那份情，就时不时地过来看看。老陈告诉我，以前冬天晒太阳，夏天纳凉讲大道，村民们有事没事总喜欢在这桥上走走坐坐，这桥和桥上的树自然也成了“桥头老三”津津乐道的话题，不难看出在村民心目中的位置。“文革”时破“四旧”，当地人称这树为“地头树”，其实就是楠树，生命力极强。老陈说，这种树最多时大大小小有十余棵，盘根错节，以至于危及桥身，前几年修桥时砍掉了几棵，就剩下现在的两棵。他记得小时候还有一棵大的，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，人们为了裹腹争刮树皮，树因此而枯死。据说这树皮有用浆水，将树皮刮下来晒干炒熟，然后用石磨磨成粉末，食用时倒点开水搅拌一下，很快凝成糊